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章台柳 第八回 果老仙偈言指教 法靈寺祝贊平安

話說八仙之中，有位張果，現稱九霄仙伯。看官你聽我說他來歷，便知端委。生本堯時，歷經唐代，名題仙籍，職掌天曹，萬身汾晉之間，棲志蓬瑤之上。三辰默運，邢和璞不見其形；萬劫常通，師夜光莫窮其算。放驪獸戲朝元殿，真看揮手如神。騎驢每過趙州橋，須信回頭即道。正是：

紫煙衣上繡春雲，青隱山書小篆文。

明月在天將鳳管，夜深吹向玉宸君。

他一向隱在中條。這日說道：「前幾日雲頭起處，望見那長安城中，有個李王孫。原係仙都散吏，到今來謫限將滿，功行未圓，他已棄家到此，指點他去西嶽華山，金天部下，修真煉性。又還須虔誠度物，來往人間，方可上升，復歸本位。且吩咐山神土地，多設魔難，試他一番。」正是：

欲尋仙路近，須辨道心堅。

且說李王孫，自從那日，別了韓生夫婦，出的門來，各處尋訪，隨地棲遲。說：「俺棄家求道，雲遊到此，聞得那通玄先生張果，向隱中條，意在訪他。」一路來，千峰蔽日，萬嶂霞雲，或聞牧唱樵歌，只有獸蹄鳥跡。「這是中條山了。呀，忽律律的無影無形，半明半暗，好一陣風也。呀，原來一隻金睛白額虎來了，怎生是好。你看，蕭蕭嶺外風生，淒淒樹梢霧起，中途遇此，不覺魄落魄飛，怎麼處。哎，我聞昔人，投岩喂虎，不過為道。還向前去，也則憑他。你看，他卻張牙怒呼，搖頭肆舞，竟自去了。謝得靈聖，虎到走了。呀，又見那陰雲四合，腥風滿耳，卻為何來？呀，是山中神鬼都來了，怎生的好。你看，他三頭六臂，朱睛紺髮，神兒驚顧，鬼兒群趨。且住，吾聞山鬼伎倆有限，至人不見不聞，也則憑他。正自穿林亂呼，吹燈暗舞。噫，幸喜那邊有人來了。那山鬼何故退去？」這人道：「李生，你來了麼？要尋通玄先生，則我便是。」李王孫聞聽，慌忙跪拜在地。說：「既蒙聖恩，使弟子枯骨，復見光明，刻骨銘心，願隨雲駕。」果仙道：「李生，你道心雖固，仙骨未全，更須煉性修真，還要虔誠度物。」李王孫道：「願賜一言，終身佩服。」果仙道：「你試聽者。夫大道守真，三品為則。以一為度，以正為德。子能知一，萬事將畢。」李王孫謝道：「敬領真言。」忽聽一片仙樂之聲，遠遠望見仙童玉女，持著節兒走來。他說道：「雲臥留丹壑，天書降紫泥，群仙已集蓬萊上宮，請先生赴天池會，論五元真人，神遊記事。」果仙道：「如此俺就去也。」李王孫道：「弟子拜送。」果仙道：「還有兩言，你再聽者，待後來有人來訪我。」李王孫道：「弟子願聞。」果仙道：「遇華則止，遇侯則行。後會有期，珍重珍重。」言完，方隨金童玉女而去。李王孫道：「你看玉蓋金鈴，朱裳翠佩，乘雲西去，冉冉如飛。俺本意要往終南、太華，今日先生說遇華則止，一定是華山了。又說是遇侯則行，這卻不曉其義，想日後自有驗處。問得華山是金天氏所掌，雲台道觀，奸生靈異。須索那裡去也。正是：

得道從來相見難，又聞東去幸仙壇。

先生去後身須老，乞與貧儒換骨丹。

且說安祿山，自稱大燕皇帝。那日新坐朝堂，說：「隨駕官，拿平天冠來朕戴。呀，這冠戴的不自在，御制幾句來贊他：平天冠，平天冠，壓得頭疼眼又酸。有朝打碎天靈蓋，要做光頭其實難。隨駕官道：「好一個服周之冕。」祿山大笑說：「這是秀才官，只有那四書學問。拿袞衣來朕穿。衣上花花斑斑是甚東西？」隨駕官道：「是雲廷十二章。」祿山道：「這衣穿得不自在，也御制幾句贊他：十二章，十二章，鮑老當筵笑郭郎。若教鮑老當筵舞，舞袖郎當轉更長。」隨駕官道：「又道是服之不衷。」祿山又笑道：「這官兒謔來謔去，還記得左氏摘奇，且休閒說。俺既登寶位，速傳羽書，以討楊氏為名，河北之地，望風瓦解。如今先下東都，長驅西入，百萬江山，在吾掌握矣。眾將官，就此起兵前去。你看這洛陽地面，人不知兵，勢猶席席。好喜，好喜。將校們，此去潼關，是長安要隘。聞得哥舒翰鎮守。他只欺吐番部落，怎當得俺的前鋒，不日就打破了。」聲聲騰騰而進，且按下不表。

再將法靈寺事，試說一番。話說悟空老尼，卻是安心修行的。一日他說道：「俺自到這寺中，白馬馱經，黃龍說法，禪心久定。僧臘已高，當此長夏清閒，且自安禪打坐。」正是：

白日無來客，青山獨坐禪。

他有兩個徒弟走來。大徒弟法雲說：「呀，師父又在此入定了。我們且試他一試。我做個白衣大士。我是白衣大士。你那老尼姑，法行雖全，宿緣猶在。下界固然擾擾，西方也只漫漫。此間最近渭水，可去尋八十歲的姜太公，結本來之眷屬，完未了之姻親。」慧月鼓掌，笑了一番說：「我便做鳩摩羅什。那老尼姑聽者，我是鳩摩羅什，偶有慾障，必須婦人。天帝教我與你一交，即生二子。」大家又笑了一回，說弄的他好。只見老尼醒來，說：「徒弟那裡。」法雲、慧月道：「徒弟在此，等師父出定。」老尼道：「我心已如死灰，何以革囊見試。定是你這兩個搗甚鬼了。」法雲道：「師父不要罵，動了嗔心，要變白蛇哩。」老尼道：「你兩個佛口蛇心。你且去殿上伺候，怕有客來，好生支應。或是女客來也，與他相見。」法雲道：「曉得。呀，果然有人來了。」只見輕娥道：「夫人，這是法靈寺，早有小尼相候了。」法雲、慧月接將前來，柳姬問道：「令師在麼？」法雲答道：「待我去報知師父，柳娘子們在此。」老尼出來，迎接相見道：「何緣蓮駕下及花宮。」柳姬道：「專侍清談，兼伸私禱。」老尼道：「李王孫一向好麼？」柳姬道：「李王孫早已棄家訪道去了。弟子已嫁與韓君平。韓郎也叨領科名，官授金部員外，參軍河北去了。我們今日到此，燒一炷香，保佑他。」老尼道：「原來恁地，老僧全然不知。且請到殿上去。」柳姬道：「相去咫尺，兀自不知。」老尼說道：「這是大雄寶殿，請夫人拈香。」只見柳姬跪下，祝道：「長安善女柳氏，頂禮諸天。奴婿韓翊，他如今出塞佐戎，憑如來保佑，令他早歸，並祈成功。」祝罷，輕娥道：「我也燒一炷香，願我相公與夫人，連理共枝，比目以行，早早歸來，以圖完聚。」祝完，遂在殿上共談。這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沙府中一個院子，他說：「俺奉老爺之命，資一炷香，到這法靈寺來。此是。山門下了有人麼？」法雲道：「沙大叔何來？」院子道：「且見你師父。」見了老尼便說道：「老師父，俺老爺前因大奶奶病，許了本寺的香願，如今全愈，因往隴西巡邊，不得自來，著我代還。」老尼說道：「大叔請到殿上去拈香。」這院子，上的殿來，跪下拜祝道：「主人驃騎大將軍沙吒利，因太夫人有病，全仗聖力得保平安。」祝贊已畢，起的身來，把老尼喚在背地問道：「這兒位娘子，也是來燒香的麼？」老尼答道：「便是。」院於便說道：「前日我家老爺托老師父尋個房中人，老師父只說沒有。似這般一位娘子，再要怎生好。」老尼道：「他是韓員外家柳夫人。近因他員外遠出，到此間燒香。京城中女子，那裡有這般好的。」便叫法雲、慧月：「陪大叔茶堂去告茶。」院子辭道：「俺就回去，不擾茶了。」院子去後，柳姬便問道：「這是那家的？」老尼道：「這是沙將軍府中人。將軍常托我覓個專房，且他家大奶奶好不利害哩。我出家人，那管這閒事。」柳姬道：「輕娥，我家的馬，前日說賣與沙府中，敢就是他家。」輕娥道：「多便是了。」老尼道：「夫人請到方丈去閒話。」柳姬道：「弟子有一語，請叩大師：比如一切有為，何為正法？三千大界，何界安身？」老尼答道：「夫人，是身非身，是法非法。三千大界，盡屬恒沙。一切有為，皆如無為。試觀見在，便見來生。」柳姬謝道：「多承指教，弟子言下有悟了。」老尼道：「你看這世上的人，塵蹤難定，總是虛花，徒勞此生耳。」輕娥道：「夫人你看，這寺中分外清靜。」柳姬道：「我們今日到此，也是前因。」老尼道：「夫人請到禪堂一遊。從西廊下走去靜些。」輕娥道：「老師父，是甚麼香得好。」柳姬道：「桃李還是病檀？觸鼻幽香。」輕娥道：「堂外榴榴花開了。」柳姬道：「果然照眼分明。」老尼道：「那鬆下是翻經台。」柳姬道：「層台玉砌，上栽青鬆。」輕娥道：「夫人，天色日晚，上車去罷。你看那斜陽映著浮屠，影兒半側，暮鴉投林，鳴蟬息樹了。」柳姬道：「大師，就此相別。」老尼道：「夫人請進。」輕娥道：

「卻早月又上了。」老尼道：「夫人，前時相公常到荒山。」輕娥道：「那玉合兒也在此與我。」老尼道：「但願相公早早榮歸，再與夫人隨喜。恕不送了。」下卷分解。